#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哲宗皇帝

## 蔡確詩謗

元祐四年二月己巳正議大夫知鄧州蔡確爲觀文殿學士餘如故確落職再及一朞故有是命確在鄧州嘗上章陳乞頻昌府以便私計左正言劉安世言按確姦邪陰險盜據宰席不能正身率下宣明教化而縱其弟□碩□攬納賂賕汙狼藉有司論罪當以大辟陛下特加寬貸止送部州編管確本同居衆謂預聞其事朝廷既不窮治惟以失教責之削其職名出臨偏郡僅能周歲易守南陽當時議者已謂牽復太速碩至貶所未及踰年確遽上言乞令

內從陛下屈天下之法移置黃州曾不旋踵自請近鎮臣竊謂確所以敢萌意外之望肆無厭之求者蓋自近日政事頗多姑息是以先用其弟量移之請嘗試朝廷既不能沮口姦謀遂可其奏確謂執政莫不畏己遂敢陵蔑公議輕侮朝廷雖委蒙非常之恩猶不能滿確之意復託親老願作大藩蓋有以啟之伏望聖慈明敕三省寢罷確奏以正國體　四月戊申先是朝散郎知漢陽軍吳處厚言伏見朝廷念舊推恩無負於確然確昨謫安州不自循省包蓄怨心實有負於朝廷而朝廷不知也故在安州時作夏中登車蓋亭絶句十篇內五篇皆涉譏訕而二篇譏訕尤甚上及君親非所宜言實大不恭臣謹一一箋釋使義理

明白錄連投進所貴知臣之不妄其詩云風搖熟果時聞落雨折幽花亦自香葉底出巢黃口鬧波間逐伴小魚忙此一篇只是譏刺昨言事者又朝廷日近擢用臣僚亦不曾謗及君親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沒知何處嘆息思公俯碧灣右此一篇譏朝廷情理切害臣今箋釋之按唐郝處俊封甑山公上元初曾仕高宗時高宗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各有所主不相奪也今陛下奈何欲身傳位於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與人以喪厥家由是事沮臣竊以太皇太后垂簾聽政盡用仁宗朝章獻明肅

皇太后故事而主上奉事太母莫非盡極孝道太母保佑
聖躬莫非盡極慈愛不似前朝荒亂之政而蔡確謫守安
州便懷怨恨公肆譏謗形於篇什處今之世思古之人不
思於他而思處俊此其意何也又最後一篇云喧豗六月
浩無津行見沙洲束兩濱如帶流口何足道沉沉滄海會
揚塵言海會有揚塵時人壽幾何尤非佳語處厚又奏昨
爲蔡確安州詩譏訕朝廷上及君親遂有狀繳奏竊慮確
有分析稱所思郝處俊不爲此事令以舊唐書考之處俊
所進諫者數事或有在咸亨初或有在咸亨間或在中元
初唯進諫此事乃在上元三年即上元間也故確詩云忠
言直節上元間則正思此也又滄海揚塵事出葛洪神仙

傳此乃時運之大變尋常詩中多不敢使即不知確在遷謫中因覩滇河暴漲暴涸吟詩託意如何

據王巖叟所記吳處厚以四月五月繳奏確詩吳安詩以六月上疏

右司諫吳安詩上疏論確譏訕後二日進呈安詩疏太皇太后宣諭安詩論確謗訕却不見確文字勘會得吳處厚繳奏乃是通封只作常程便降付尚書省令再進入要看遂同後疏進入尋復降出時左諫議大夫梁燾右正言劉安世各已兩上疏

據巖叟所記安世及燾自七日後各兩上疏今並附此

燾章疏年月日仍存之王鞏隨手雜録云初吳處厚箋

蔡確持正詩進於朝郎官以傳本報之凡進入二日而寂無聞執政因奏事稟於簾前宣仁云甚詩未嘗見也執政云已進入未降出簾中云待取看至午間遣中使語執政曰已降出矣三省皆云不曾承領上下疑之明日乃在章奏房與通封常程文字共為一複蓋初進日亦通封明日進呈殊不怒但云執政自商量既而處厚復有䟽執政請送蔡確分析諫官吳安詩劉安世論列而分析未上間會梁燾自潞州召為諫議大夫至京日北過河陽邢恕極論蔡確有策立勲社稷臣也諫官以恕之言論之日益切直宣仁始怒焉泣謂執政曰當時誰曾有異議官家豈不記得但問太妃遂促蔡相論命

輩所錄與王巖叟稍不同今但從巖叟若梁燾言邢恕
稱蔡確有社稷功則具之五月二十八日丁酉
壬子進呈安世等疏詔令蔡確開具因依實封聞奏 戊
午左諫議大夫梁燾又疏論蔡確怨訕罪狀明白辨當付
獄不須更下安州取索元本又令確分析詔安州限三日
趣具報朝廷既用吳處厚奏令分析御史中丞李常侍御
史盛陶亦各上疏意乃佑確實欲罪處厚而不敢言 此據
王巖叟所記 先是左諫議大夫梁燾右司諫吳安詩右正
言劉安世共奏早來臣燾臣安詩延和殿奏對具陳蔡確
怨謗君親情理切害因曾上東言路更有何人論列伏蒙
宣諭惟卿等及劉安世外他人別無章疏臣等不謂御史

當可言之地並不糾劾又慮姦黨變亂公議别有奏陳恐開告訐之路臣等尚慮御史臺知臣等已有論奏備禮一言以塞外議若果知此則其包藏姦狀益更明白伏望陛下留臣等此奏候蔡確事畢明正其罪特行竄逐庶使邪正有辨不敗國事　五月辛未安州言蔡確所作詩扣題於牌及移鄧州行一驛復使人取牌去盡洗其詩以牌還公使庫是日太皇太后諭執政確黨多在朝范純仁進曰確無黨呂大防曰確誠有黨在朝純仁所言非是劉摯亦助大防言確誠有黨在朝是日文彥博同三省入對太皇太后曰蔡確都無人管使司馬光在必不至此彥博以下皆愍懼不知所對是日執政俱不敢進呈文字大防純仁

既退各上疏留中　癸酉龍圖閣直學士御史中丞李常爲兵部尚書龍圖閣待制吏部侍郎傅堯俞爲御史中丞朝奉大夫侍御史盛陶爲太常少卿朝散郎太常少卿朱光庭爲侍御史中書舍人曾肇爲給事中常與陶皆坐不言蔡確也右司諫吳安詩論肇救彭汝礪救確而不自言其姦乃過於汝礪肇尋亦坐遷戊寅觀文殿學士知鄧州蔡確言臣條上言臣安州作詩意涉譏訕詔臣開具因依聞奏一言臣昨來謫降知安州包蓄怨心公肆譏謗形於篇什此是臣僚橫加誣罔欲以激怒朝廷而實不知當時行遣本末妄料臣爲怨望也往年弟碩坐事由臣愚昧失於教察所致尋上表待罪乞行誅責上荷聖恩寬貸委曲

保全止落職移知安州天地之德至深至厚臣日夜感謝
未知何以圖報何緣却有怨望且喜慍不以義者小人之
事也臣雖愚陋亦粗聞事君行已之大方況又嘗感而怨
豈人情哉臣前年夏中在安州其所居西北偶有一舊亭
名爲車蓋下瞰涢溪對白兆山公事罷後休息其上耳目
所接偶有小詩數首並無一句一字輒及某事亦無遷謫
不足之意其辭淺近讀便可曉不謂臣僚却於詩外多方
箋釋横見誣罔謂有微意如此則是凡人開口落筆雖不
及某事而皆以某事罪之曰有微意也臣以涢溪舊有郝
處俊釣臺因歎其忠直見於詩句臣僚謂臣譏謗君親此
一節中傷臣最爲深切又指臣使東海揚塵故事而妄裝

點按神仙傳謂蓬萊水淺及海中揚塵此是神仙麻姑王方平之語也又言古今詩句用此事者稍多只如近年蘇軾作坤成節太宴致語亦云方採蟠桃歸獻壽蓬萊清淺半桑田蓋祝壽之辭猶用之何得謂之用此故事尤非佳句先是安燾嘗語同列曰海變桑田事蘇軾亦嘗用作聖節樂語於是確果以軾爲言衆皆疑燾實容㦤之也　右正言劉安世言昨日延和殿進對嘗論彭汝礪營救蔡確事伏蒙宣諭以謂卿等錯會汝礪所言與卿等一般者臣雖已具汝礪朋附之實而奏其畧尚慮陛下未知羣邪交結之詳緣此事正係是非邪正之機不可不察願陛下以臣之論詳覽汝礪之疏則姦人之情狀必不能逃於聖明

之鑒臣伺候斷遣蔡確了日當節次具狀劾奏姦黨乞行竄逐　辛巳詔蔡確責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中書舍人彭汝礪奏曰確言非所宜衆所共怒聖恩深厚尚俾分司乃知天地高厚無大不容日月高明雖細必察然告訐之言至有累厚化罪人以疑似實非正體伏望聖慈更賜寬恕必謂小人須當懲戒猶冀加貸以完德美所有告詞尚候聖旨　左諫議大夫梁燾右司諫吳安詩右正言劉安世言臣竊聞蔡確之罪惡天下之所共嫉不容更有異議汝礪居侍從論思之列不以君親為言沮格詔旨奮力營救臣等前日進對之際已言其朋黨之狀觀今日之舉可驗有實伏望陛下誅其姦意重行貶黜庶分

邪正以肅中外□□□□□□　起居舍人權中書舍

人王巖叟行綮確責詞曰人臣之義莫重於愛君天下之

誅無先於訕上確姦回無憚險詖不疑以舞文巧詆爲身

謀以附下罔上爲相業先帝與子何云定策之功太母立

孫乃敢貪天之力陰結朋邪之助顯爲衆正之仇日者寵

光滿於冢司賜賄貫盈於季弟坐觀奢靡之無度不問貪

叨之所從陽若不知潛與爲地朕既屈邦憲以貸碩薦死

又抑人言而置鄉雨全曾不反思尚兹歸怨形於指斥播

在歌詩託深意以厚誣包禍心而莫測味思人之作見切

憤於權宜覽觀水之章知樂逢於變故夫豈沾沾之多易

蓋怏怏之餘言尚以列鄉俾分留務聊著爲臣之戒用嚴

垂世之規往服寬恩罔貽後悔　又詔侍御史新除太常
少卿盛陶知汝州殿中侍御史翟思通判宣州監察御史
趙挺之通判滁州王彭年通判廬州　中書舍人彭汝礪
奏曰臣竊以御史耳目之官以補完聰明爲事事有是非
容有言有不言者若不擇可否惟言之爲務是乃所以爲
朋比也不言未必爲邪言之未必爲忠惟其是而已矣前
罷御史丞雖物聽已駭今又盡行黜廢所干政體不細微
臣愚戇未知所處伏望更賜詳酌施行汝礪初聞確有詔
命未見詞頭曰若責輕則可及詞頭下并責陶等遂不肯
草詞亦不封還別具奏并申中書稱疾謁告歸第　初劉
安世等既劾確盛陶等乃言蔡確自引而去豈不知幸然

以弟犯法降知安州是朝廷常典確不應有恨使確無心於言偶多涉疑似人雖注釋近於捃摭使言而有意終不能强自爲辯事關君親臣子難以輒議欲乞因其詩之言以觀其心據所引之事以考其迹茍涉譏刺何憚不誅其告言之人亦願詳酌處分故責詞指進言於朝命之已行而思等訖無論奏遂并黜之　吳處厚者嘗從蔡確爲山陵司掌牋奏官處厚欲確以館職薦己而確不薦用由此怨確故繳奏口詩士大夫固多疾確然亦不直處厚云

此據邵伯温辨誣王銍補傳疑處厚乃爲王銍掌牋奏而確罷之

尚書左丞王存言盛陶等不當責曰令以不言責御史恐

後來者不擇而言益紛紛可厭太皇太后曰言之多何害但要朝廷與辨是非耳　乙酉蔡確既責左諫議大夫梁燾右司諫吳安詩右正言劉安世以為責輕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朱光庭亦相繼論列　右諫議大夫范祖禹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尚以列卿分務留都未厭公議伏乞處以典刑更賜重竄　初輔臣以蕭前共議再謫蔡確獨純仁及王存以為不可純仁曰方今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為法式此事甚不可端端也又引尚書所言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之說以解上意　丁亥詔蔡確責授英州別駕新

州安置給遞馬發遣沿路州軍差承務郎以上官及量差
人伴送前去逐州交割如無承務郎以上即差本州職官
呂大防及劉摯等初以確母老不欲令過嶺太皇太后
曰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大防等遂不敢言既於簾前畫可
而退范純仁復留身揖王存進說以為不宜置確死地太
皇太后不聽純仁退謂大防曰此路荊棘七八十年矣奈
何開之吾儕政恐亦不免耳權中書舍人王巖叟行確責
詞云聖人察言以觀行口在去凶春秋原意以定誅責乎
當罪義之所在朕不敢私蔡確象恭滔天懷詐迷國同林
甫之深險固不易窺甚盧杞之姦邪信其難辨忠義痛心於
四海善良側目於兩朝家積之殃昧而不知已求之禍大

而莫解陰遣腹心之黨自稱社稷之臣欺惑衆人邀圖福口尚賴神奪之鑒天誘其衷使以不道之言發於緣情之作險意潛驚於羣聽醜詞妄詆於慈闈雖朕德之所招據母慈之何負昨奉聖訓稍從寬科而公議沸騰予心憯怛未喪朋邪之氣祗傷慈孝之風優施笑君猶行夾谷之戮驩兜黨惡尚有崇山之誅宜正典刑以威姦慝假再生於東市保餘息於南荒不獨成朝廷今日之安亦將爲國家亡窮之計往服矜貸無忘省循　翌日詔入內內侍省差內臣一名并下吏部差三班使臣一名同伴送蔡確至新州交割訖同所有前降指揮令沿路州軍差承務郎以上官伴送更不行遞差入內東頭供奉官裴彥臣三班奉職

馬經如蔡確沿路或稱病乞住將理即添差遞鋪兵士用
兜轎擡舁前去從彦臣所請也初不差使臣執政以爲喜
及改命彦臣等梁燾范祖禹吳安詩劉安世及傅堯俞朱
光庭皆欲救止又恐與初論相戾且非體遂止已而范純
仁亦不言劉摯曰明日當與簾前論之然彦臣等訖無改
命
以不差使臣爲喜又從彦臣所請以下並據王巖叟所
記王鞏手雜録云堯夫論辯人之不從堯夫曰臣敢不
奉詔只乞免内臣押去宣仁曰如何堯夫以曹利用事
言之宣仁曰決不殺他教他自生自死不差内臣此無
固必但與執政商量執政議差小使臣或承務郎已上

官伴送至夜批出差内臣一員已而竟夫正仲與不論

事臺官皆罷去

是日左諫議大夫梁燾右司諫吳安詩再登對太皇太后

加稱奬曰卿口於此事極有功言事每如此天必祐之

此據王巖叟所記二十四日燾所言同劉安世進對太

皇仍有褒語今附見本日

它日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宣諭三省曰

新録乃於十八日載此當在他日也

前日責降蔡確外議如何宰臣呂大防等曰確惡已久今

來罪狀尤不堪須合如此施行唯是確之朋黨心有不樂

者又宣諭曰確罪前後不一昨終以先朝舊相因其自請

備朝廷禮數令其外任輒懷怨望自謂有定策大功意欲他日復來妄說事端眩惑皇帝以爲身謀恐皇帝制御此人不得所以不避姦邪之怨因其自取如此行遣蓋爲社稷也大防等奏曰昨者建儲一事當時衆臣僚僉書所批聖旨月日次敘事理甚備文字畫在中書兼已關實録院編記分明小人乃欲變亂事實輒生姦謀以圖異日僥倖之利令來又非朝廷尋事行遣自是確怨憤不避譏訕君親公議所不容臺諫至二十餘章陛下方施行命下之日咸知朝廷有典刑也　龍圖閣直學士李常罷新除兵部尚書出知鄧州坐不言蔡確爲諫官所攻也　中書舍人彭汝礪依前朝奉郎知徐州坐營救蔡確并不草確與戚

陶等責詞故黜之　丁酉左諫議大夫梁燾言臣昨被召過河陽見知州事邢恕臣語次問恕云聞皇帝即位前太皇抱官家登先帝御榻問肆赦云與皇子轉官先帝頷之則是太皇聖慮已決知否此事是昨任京西提刑日在潁昌府傳聞又云太皇不忍明言上爲皇太子故云轉官恕云此事元聞恕又云當時十日以前太皇於宮中大計已定臣以恕乃蔡確所厚臣遂又問云是時大臣曾入未恕云未曾入臣云如此則是事本出於太皇也恕云是如此恕兼曾上一書具說本末皆出太皇臣又問得之何人恕云得之甚詳不須問又臣問其書語恕不肯盡道但及其略云句浹已前大計已定此書必在宮中可考虛實伏望

聖慈指揮檢尋降出或失其書乞下恕取索副本進入復
以付外明示廷臣仍勒恕具析此事所得因依以其書付
史館書之國史更爲别本藏之宫中擇謹厚宫人掌之近
來邢恕對司馬光李之儀等欺罔誣詆語言反復此事最
大不可不早辨　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朱光庭言邢
恕乃蔡確死交其姦狀衆所共知確既貶竄其徒不能無
反側若重責恕其他一切置之則天下服而衆心安矣
是日詔丁憂人前朝奉郎直龍圖閣邢恕候服闋日落直
龍圖閣降授承議郎添差監永州在城鹽塲兼酒税務
先是恕自襄州移汝州專抵鄧州見蔡確相與謀所造定
策事後移河陽司馬康始除喪赴闕恕特召康道河陽因

言確有大功不可掩勸康作書稱確爲他日全身保家之計康與恕書留恕所恕本意必得康書者蓋以謂司馬光之子云爾則確定策事可取信於世不疑既而梁燾自潞州以左諫議大夫召燾已道溫縣入朝恕亦使人要燾出河陽燾與恕有舊既至恕連日夜論確定策功不休且以康與恕確書爲證燾不悅及當言路會吳處厚奏確詩燾因是遂與劉安世等共請誅確確既貶竄恕亦坐責康初欲從恕招邵雍之子伯溫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純直不意恕欺己且曰已諾之矣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公休若從之則必爲異日之悔矣公休康字也及燾等論確恕罪亦指康書詔令康分析

康乃悔之

此據邵伯温辯誣編入已修入長編仍存本書於後自

褒移汝當考月日

戊戌左諫議大夫梁燾言臣風聞范純仁嘗與親賓言蔡確事自謂其父仲淹在明肅時專攻簾中之過亦不顧流俗是非客言今日事與當時不同今來是確怨望譏訕即不是太母有闕失如確者天下恨不食其肉純仁何故主張此事太錯純仁私與黨確爲大惡乃以朝廷行遣爲過失欲以宰相之力權制威斷使事不得行不恤公議妄自比其父之敢爲可謂不忠矣純仁之罪亦明白不可復留相位伏乞聖朝早賜罷黜　右司諫吴安詩言蔡確譏訕

君親罪在不赦免其死而竄之嶺表矣彭汝礪不草詞頭戚陶等陰持兩端又皆逐之矣姦邪滅迹朝廷肅清誠社稷無疆之福也數日來風聞純仁當處厚繳進確詩之初及朝廷商量行遣之際純仁屢加營救又欲罪處厚致汝礪等承望風旨最爲異論又言王存亦嘗助純仁救蔡確令來純仁理當黜罷王存亦不可獨免　己亥晦詔以諫官御史所劾范純仁王存章付門下省

此據王巖叟所記御史劾范純仁章當考

呂大防言內降臺諫官傅堯俞彈奏宰臣范純仁左丞王存不合留身營救蔡確事宜使思省引罪自爲去就輒已封留彈章更不轉示逐人　十二月甲子寶文閣待制知

頴州曾肇知鄧州左諫議大夫劉安世言肇資稟姦回趣向頗僻昨來蔡確謗訕君親天下臣民所共疾怒而肇揭爲邪説惑亂衆聽以至捍圍執政欺罔同列苟有可以救確者靡所不至上賴聖明得正典刑肇不自安遂乞外補陛下敦尚寛厚貸而不誅猶假從官出守近郡搢紳之論固已不平到頴半年遽易帥路非特無以示好惡於天下亦恐氣類凶悪小人寖長伏望聖慈審度事理收還新命以允公議

六年五月庚申先是蔡確母明氏進狀及許於尚書省乞量移確三省擕確母狀并呂惠卿自量移至宣州年月進呈太皇太后不許確獨許還惠卿呂大防劉摯本與確爲地乃不知本謀傳堯俞口語王巖叟曰吉甫

得明氏力巖叟謂摯曰蔡塭早來亦至客院漏舍盡告示以不行令其早歸久留恐動議論摯曰俟詳奏知令去

八月辛亥三省言蔡確母明氏狀乞依赦文呂惠卿例量移確按前執政官罷政復因事責降散官者令刑部檢舉人理期數準法散官及安置之類以三期詔開封府告示

初兩宮幸李端愿宅臨奠既還蔡確母明氏自穉車中呼太皇萬歲臣妾有表衛士取而去是日丁酉也翌日執政聚都堂呂大防問劉摯曰蔡母章出未曰未見王巖叟曰前來已聞有三期指揮是否摯曰刑部法當三期舊在中書日一年一檢舉後歸刑部用刑部法久之章不出是日三省進呈明氏馬前狀太皇太后宣諭曰蔡確不爲渠吟

詩謗讟只爲此人於社稷不利若社稷之福確當便死此事公輩亦須與掛意摯曰只爲見呂惠卿一年量移便來擧例蘇轍曰惠卿量移時未有刑部三年之法太皇太后曰更説甚法大防曰乞令開封府發遣從之既而摯語大防發遣太甚大防遂作小貼附録黄奏知云早來蘇前議欲開封府發遣恐致喧瀆且令告示詔可給事中朱光庭封還録黄言確罪惡比於四凶四凶之竄豈有復還之理乃以刑部常法預先告示理極不可遂寢前詔已而執政又聚都堂議欲用光庭論駁告示摯曰告示何者再三遲疑傅堯俞曰告示不行大防又曰適已奏知摯曰難爲坐聖旨告示只本房告示遂令刑房批貼於告示更不復坐

聖旨既而復降録黄過門下給事中雖欲再論列不可得矣 五月二日確母進狀 八年正月甲辰英州別駕新州安置蔡確卒紹聖元年四月癸亥詔蔡確特依正議大夫亡歿條與子孫恩澤 六月甲戌監察御史劉拯言議者謂蔡確在相位吳處厚以迎合確意勘舒亶事獄成怨確不用已取其詩曲意牽合以傾之伏望聖慈盡復確官爵恩數治具誣謟之尤者以伸確之寃 十一月詔觀文殿學士贈特進蔡確特追復觀文殿大學士令潁昌府候葬日並官爲應副 四月壬午邢恕入對流涕曰臣不謂今日復得見陛下以至淚濺御袍上不樂遂令赴青州先是恕請覲上謂韓忠彥曾布曰李清臣言恕有八劄子常在懷袖

此必曾示人布曰臣不聞此因言恕人才文采皆不可多得但多言耳上曰政爲此上殿必亂道忠彥曰所言必有以惑聖聽上曰恕自謂有定策功布曰此豈惟恕狂妄而劉安世等指爲四凶乃與蔡確章惇等恕小官安得與此

三年九月壬寅中書舍人葉祖洽言臣嘗論前日受遺之臣朝廷所當崇報近時司馬光呂公著皆以安扶殞於府第恩禮優厚賻贈隆渥而確以嘗與受遺之列爲元祐人所疾流離貶斥卒死嶺南伏望聖心加隆寵數詔特贈確太師本家宅一區　四年八月蔡京安惇究治劉唐老文及甫獄事詳是劉文獄事十月壬寅御批擢吏部尚書兼侍讀邢恕爲御史中丞　十一月癸酉中丞邢恕言謹

按故宰臣王珪被遇先帝自參知政事至宰相備位政府不能建請早定位儲貳爲宗社至計乃方乘時艱危密召高遵裕之子士英陰傳言於遵裕賴遵裕慷慨引義不荅其言且發其謀以請當時一二大臣遂亟協策以定儲貳云云

元符三年正月徽宗即位

崇寧元年二月甲午詔觀文殿大學士贈太師蔡確配享哲宗廟庭上謂韓忠彥等曰確於哲廟甚有功方皇太后當從神宗靈駕西行確密有文字令弟碩屬內臣閻守懃達太后請留保護太后以故輟行保佑哲宗晨夕常食以銅匕箸至於飲水亦爲之親嘗確文字今尚在故有是詔仍録確子渭並與陞擢差遣

五年五月辛丑賜哲宗皇帝配享功臣蔡確

墓道碑額曰元豐受遺定策宰臣之墓

劉文書獄

紹聖元年七月劉摯等貶責詳見逐元祐黨四年八月丁酉詔贈太師蔡確無辜貶死弟除名勒停人前朝奉郎碩特與敘換內殿崇班承奉郎少府監主簿蔡渭奏臣叔父碩曩於邢恕處見文及甫元祐中所寄恕書具述姦臣大逆不道之謀及甫乃文彥博愛子必知當時姦狀詔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同權吏部侍郎安惇即同文館究問初及甫與恕書自謂畢禫當求外入朝之計未可必聞已逆爲機穽以榛梗其塗又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又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及甫嘗語蔡

碩爲司馬昭指劉摯粉昆指韓忠彥耿躬及甫自謂蓋俗謂駙馬都尉曰粉侯人以王師約故呼其父堯臣曰粉父忠彥乃嘉彥之兄也及甫除都司爲劉摯論列又摯嘗論彥博不可除三省長官故止爲平章軍事彥博致仕及甫自權侍郎以修撰守郡母喪除及甫與恕書請補外因爲躁忿詆毀之辭及甫對以昭比摯如舊斥摯將謀廢立耿躬乃指上而粉昆指王巖叟梁燾巖叟面如傅粉故曰粉燾字況之以況爲兄故曰昆及甫初赴獄京等說之曰此事甚大侍郎無預第對以實即出矣及甫即妄自解釋其書又言父彥博臨終屏左右獨告以摯等將謀廢立故亟欲彥博罷平章重事問其證驗則俱無有也

此用新舊録令參取定書別修元符元年五月四日獄

竟

紹聖初蔡確母明氏有狀訴邢恕云梁燾嘗對懷州致仕人李詢言若不誅確則於徐邸安得穩便朝廷封其狀不為施行劉唐老文及甫事作蔡渭告章惇曰唐老等何足治曷不治梁燾惇遂檢明氏狀進呈於是并付蔡京安惇究治

九月辛酉曾布獨奏事因言呂大防劉摯初貶淮南湖北至昨來明堂赦方適年故有不得還敘指揮今皆在嶺表惡地與前日不同今以天變肆赦謂宜稍從善地足以感召和氣上笑曰劉摯等安可徙布曰臣所見如此更在陛下裁擇編剌配隸罪人亦分廣南與遠惡處為西

等若稍徙之於端康英達之類似亦未爲過上極難之布
自叙云蜀又云蓋自今春以來三省數陳司馬光有傾搖
之意又言范祖禹劉安世欲加惡於上皆有姦心浸潤日
久上詢之禁中亦以爲有此迹故皆竄貶已而又貶王珪
高士英三省之言寖及宣仁矣又蔡渭繳文及甫書摯有
司馬昭之心乃及甫得之於父其事愈可信而邢恕嘗爲
布言方王珪含糊之時確惇因恕以通語言力主定策之
議及惇將去韓縝亦已不安位光等遂有傾搖之意恕遂
共謀説呂公著引文彦博冀以保佑主上既而彦博來而
摯及王巖叟等力攻之雖不能奪然終以平章重事處之
實奪其權也彦博既去及甫以書抵恕云云及甫既就究

問所言皆與恕同蓋恕等假此以明保佑之而渭力引及甫等以爲質證及甫又以彥博不爲元祐之人所欲以此解紛故其言不得不同耳上嘗宣諭西府文及甫等所言爲可信又云惇亦曾以書招彥博殆與渭所言脗合然則摯等何可有望於寬貸也布又云惇又嘗語布以王巖叟曾白太母上過要當宣諭大臣布曰誠有此則懷廢立之意明雖然不知此意何從得之惇但曰人皆知之　丙寅權工部侍郎王宗望爲集賢殿修撰權知鄆州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言所究問文及甫事見已有次第然事涉不順及甫止聞其父言別無他人證驗欲望差官赴所同付省問詔蹇序辰審問仍差入内内侍省近上使臣一員同之

十一月丁□雷州別駕化州安置梁燾卒十二月癸未
昌州團練使新州安置劉摯卒
十二月三日癸未新州屬廣東至京師凡七十程
先是蔡京安惇共治文及甫并尚洙等所告事八月十六
日將大有所誅戮會星變九月五日上怒稍息然安惇極
力鍛鍊不少置而燾先卒於化州十一月二十七日後七
日摯亦卒於新州衆皆疑兩人不得其死明年五月獄乃
罷　元符元年二月癸巳詔差河北路轉運副使呂升卿
提舉荊南路常平等事董必並爲廣南東西路察訪蔡京
等究治同文館獄卒不得其要領謀殺元祐黨人時劉摯
梁燾已前死朝廷猶未知也　三月詔呂升卿等差充廣

南西路察訪指揮更不施行　五月辛亥詔劉摯梁燾據文及甫尚洙等所供語言偶逐人皆亡不及考驗明正典刑摯燾諸子並勒停永不收敘仍各令於元□定處居住先是蔡京言臣昨奉詔究問文及甫書事尋具進呈乞賜施行至今未奉朝旨伏緣劉摯與其黨罪有司馬昭之心爲同時之人所發而陛下以天地之度貸其萬死恩至厚矣而臣拳拳猶有請者欲正其典刑以及其子孫以信於天下伏望早降指揮詔以京言付三省於是三省同進呈而有是命

#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單八

## 哲宗皇帝

### 差役

元豐八年八月丙子戶部言見準朝旨修完諸路役書其諸色役人多寡合行添減并支酬雇直重輕未均並據逐路相度到事理修入所有免役額錢逐處支用外自來約寬剩各不過二分係是準備非泛闕入增添役人雇直等使用令來申到帳狀立定支用窠名其所留寬剩內有及三四分已上去處合行裁減立定分數令相度欲乞將諸路數出役錢元額於役書內立定合用錢數外所留寬剩不得過二分餘行減放其自來不及二分處即依舊所貲

稍寛民力從之　九月戊戌戶部言見修諸路役書將數出役書内立定各合用錢數外所留寛剩不得過二分餘行減放緣兩浙淮南東路役法先已修定頒行其見令合用數外如有寛剩役錢二分已上去處亦合減放欲乞申明行下逐路委當職官親按所供役書帳狀將經久合用錢上量留寛剩役錢不過二分見合依令降朝旨減放錢數即以鄉材坊郭所出錢均定合減之類體量人戶令來出錢輕重從下等減放仍先具合減放錢數申本部點檢即不候造簿先並聽指揮減放施行兩浙南東路準此從之　十月己巳知吉州福安縣上官公穎奏臣先於六月初四日獻書言政令法度施之未得其宜行之未至於備

者其目有六內一件爲免役取民之制未究臣切恠着壯戶長法之始行也皆出於雇及其既久也耆壯之役則歸於保田之正長戶長之役則歸於催稅甲頭佺日所募之錢係承帖人及刑法司人吏許用而其餘一切封樁若以爲耆壯長仍可以廢罷即所用之錢自當與百姓均減元舊額令則錢不爲之減又使保正長爲耆壯之事催稅甲頭任戶長之責是何異使民出錢免役而又使之執役也臣聞朝廷去歲下四方修完書役令猶未降臣願陛下因未降也詔有司以耆戶長封樁錢一切與民間均減元額又使寬剩之數其少者仍舊其多者不過三分以備編戶之逃移水旱之陞降然則朝廷取民皆有藝極利澤之施

莫此為厚伏望特賜詳酌施行蘇息元元使免困乏詔府界諸路耆戶長壯丁之役並募充者長許第三等戶長第四等以上應募等第給錢其舊以保正代耆老催稅甲頭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並罷如元充保正戶長保丁願不妨本保應募者聽府界諸路合支雇錢摧與役錢寬剩內支給其餘逐路所據耆戶壯丁錢數撥入役錢內一處支用通寬剩並不得過二分有剩即行均減　十二月辛巳戶部言乞申明下府界諸路提刑司應州縣舊係坊正後來改輸甲頭並依今降朝旨雇募坊正其舊以甲頭代坊正並罷從之　元祐元年正月戊戌侍御史劉摯言神宗以仁聖之慮建因革之數凡政令制度急絃慢軫大解而

而更張之故天下蒙其利然至於今殆二十年所謂偏而不起毦而不行者蓋復有之矣其事則非一而其大者則役法是也於役法之弊相爲首尾牽連當更者則坊場吏祿是也始者以傜役不得其平農民勞費故有是命有司議所以均施之而有司不深惟其故乃一劃祖宗差役舊敕爲官自雇人之法率戶賦錢以充雇直曰直役又免役自上戶至於下五等從來無預差役之家一槩斂之蓋於賦稅科調百索買納求取之外又生重斂歲歲輸納無有窮期州縣上戶常少中戶常多自法行以來簿籍不改務欲敷配錢數故所在臨時肆意陞補下戶入中中戶入上令天下往往中上戶多而下等戶少富縣大鄉上上戶所

納役錢歲有至數百緡者又有至千緡者每歲輸納無已至貧竭而後有裁減之期舊來鄉縣差役循環相代上者大役至速亦十餘年而一及之若下役則動須三二年乃復一差雖有勞費比今日歲被重斂之害孰爲多少也臣竊見傜役昔者有至破產而民憚爲之者惟衙前一役爾今天下坊場官司收入自行出賣歲得緡錢無慮數百萬以爲衙前雇募支酬之直計一歲之入爲一歲之出蓋優有餘裕則衙前一重役無所事於農民矣農民既免此一重役外唯有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戶長丁壯之類此役無大勞費宜並用祖宗差法自第一等而下通任之比於舊制傜役輕矣治於人者食人古今之通議則安用給錢

爲哉其末曰役錢罷則提舉常平司亦可罷去以見存職事付之轉運司足矣天下既減罷監司數十人則州縣稍得從容上下者事非小補也雖然此大法也顧臣之言蓋其略耳至於法之纖悉或參差牴牾宜有畫一之論欲乞於兩制臣僚選差明於治體深於民事者三兩員置局講議裁立條格而三省執政官典領之以侍聖斷施行　監察御史王巖叟言臣伏以免役之法行之已久深見其弊當有以變而通之臣謹以昨所治定州安喜一邑之弊陳於前惟陛下採擇幸甚安喜户一萬三千有餘而第四等之家乃踰五千每家之產僅能直二十四緡而止既已歲納役錢歲歲無窮其出於至貧可見當役法未行時第四

等才一千六百餘戶由役錢額大上戶不能數足乃自第五等陞三千四百餘戶入第四復自第四等陞七百餘戶入第三自舊制以來等第之法三年而一陞降須其家業進而後陞之民乃無怨令天下戶之薄産未嘗有所增而直陞其等俾輸役錢以區區之一邑而歲斂一萬四千七百餘緡則歛法大重而民力不能勝民力不勝而望民情之不怨其可得乎按歲支募錢之外撥以爲保甲封樁者常三千八百餘貫實無其役而封樁之是何名也夫强人情之所難者終非可久之道使其當役而免之猶可也而大半下戶自終身不當與於役令乃令歲歲輸緡錢謂之免役竊以謂本不當役何免之有是乃直率其緡以爲常

賦耳惟安喜一邑可見河北一路推河北一路可見天下

臣愚伏乞罷免役法如嘉祐敕獨於衙前大役立本等相

助法以盡變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當應大役者百家而

歲取十人則九十家共爲助明年易十户復如之則大役

無偏重之弊矣其餘百色無名之差占一切非理之資賠

悉用熙寧新法之禁則雖不助猶可爲令所謂助者不過

助役者之家歲用而已無厚斂也誠能如此人情莫不歡

欣交通以安業而郡縣無事於督責矣天下之美政也此

實今日之先務如允臣所奏乞選用一二練達世務洞知

民情之人典領置局詳議施行庶可以盡久遠之利　癸

卯户部言準勅府界諸路耆長壯丁之役並募充等第給

雇錢其舊以保正代耆長催稅甲長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並罷看詳所募耆戶長若用錢數雇募即慮所支數少應募不行兼壯丁舊既係第四等已下舊不出役錢只輸充更不支雇錢亦慮難以出錢雇募兼應諸路提舉司所司州縣為見今降朝旨並創行雇募卻於人戶上更斂役欲乞應府界諸路自來有輪差及雇募役人去處並乞依元役法如有合增損事件亦依役法增損條冊施行　二月乙丑先是司馬光言陛下近詔臣民各上封事言民間疾苦所降出者約數千章無有不言免役錢之害者足以知其為天下之公患無疑也以臣愚見為今之計莫若直降勅命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

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親自揭五等丁產簿定差仍令戶部檢會熈寧元年見行差役條貫雕印頒下諸州所差之人若正身自願充役者即令入役不願充役者任便選雇有行止人自代其雇錢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人逃亡即勒正身別雇若將帶却官物勒正身賠填如此則諸色公人盡得有根柢行止之人少敢作過官中百事無不修舉其見雇役人候差到新役人各放逐便數內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曏者差役之時有因重難破家產者朝廷爲此始設作助役法然自後條貫優假衙前諸公庫設廚酒庫茶酒司並差將校勾當諸上京綱運召得替官員或差使臣殿侍軍將管押其雜色及畸零之物差將校

或節級管押衙前若無差遣不闕更有破產之人若今日
差充衙前科民間陪備亦少於鄉日不致有破家產者若
猶以爲衙前户力難以獨任即乞依舊於官户僧道寺觀
單丁女户有屋業每月掠錢及十五貫莊田中年所收斛
斗及百石以上者並令隨貧富分等第出助役錢不及此
數者與放免其餘産業並約此爲準所有助役錢令逐州
樁管據所有多少數目約本州衙前重難分數每分合給
幾錢遇衙前合當重難差遣即行支給然尚慮天下役人
利害逐處各有不同欲乞於今來勑内更指揮行下開封
府界及諸路轉運司牒下諸州縣委逐縣官看詳若今來
指揮别無妨礙可以施行即便依此施行若有妨礙致施

行未得即仰限勑到五內日具利害擘畫申轉運司仰轉運司類聚諸州所申擇其可取者限勑書至一季內具利害擘畫奏聞朝廷候奏到委執政官再加看詳各隨宜修改別作一路一州一縣勑施行務要所在役法曲盡其宜是日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得旨依奏初議役法蔡確言此大事當與樞密院共之故三省樞密院同進呈

按光集自注以正月二十二日上此劄子尋得旨依奏舊錄於二月六日載之蓋二月六日方得旨依奏耳光二十一日謁告次日即論此豈非光所云四害不除吾死不瞑目故如是汲汲乎又按閏二月一日章惇駮議却稱光此劄子係二月三日與光自注不同蓋二月三

日降出此劄子耳二月三日降出此劄子四日三省與
樞密院同進呈五日聚廳商議六日進呈得旨惇乃除
上殿議也今先載光劄子不著月日於二月六日云得
旨依奏庶免抵牾　新録於舊大率所因者多亦緣史
官弗暇深考耳
乙亥左司諫蘇轍言伏見門下侍郎司馬光乞罷免役錢
復行差役法奉聖旨依奏施行臣竊謂近歲所行新法利
害較然其間免役所係尤重非至仁至聖至明至斷誰能
行此然臣有餘慮蓋朝廷自行免役至今近二十年官私
久已習慣今初行差役不免有齟齬不齊中外用事臣僚
多因新法進用既見朝廷革去宿弊心不自安必於差役

之私民間小有不便指以爲言眩惑聖聽敗亂仁政兼臣竊觀司馬光前件劄子條陳差役事件大綱已得允當然其間不免疎略及小有差誤執政大臣豈有不知若公心共濟即合據光所請推行大意修完小節然後行下今但條録劄子前坐光姓名後坐聖旨依奏其意可知自今以往其必有人借中外異同之論以搖動大議臣願陛下但觀祖宗以來差役法行民間有何患害近歲既行免役民間之弊耳目厭聞即差役可行免役可罷不待思慮而決矣伏乞將臣此奏留中不出特賜省覧大法既正縱有小害隨事更張年歲之間法度自備又言臣竊詳差役利害條目不一全在有司節次修完近則半年遠亦不過一年

必有成法至於鄉户不可不差役錢不可不罷此兩事可以一言而決緣所在役錢寛剩一二年必未至闕用從今放免理在不疑前來司馬光文字雖有役錢一切並罷之文又却委自州縣監司看詳有無妨礙臣竊慮諸路爲見有此指揮未敢便行放罷依舊催理則凶歲疲民無所從出或致生事欲乞時降手詔大畧云先帝役法本是一時權宜指揮施行歲久民間難得見錢已詔有司依舊差役所有役錢除坊郭單丁女户官户寺觀依舊外其餘限詔到日並與出榜放免其去年已前見欠役錢具數聞奏未得催理聽候指揮　丙子司馬光言近以抱病家居貪陳所見竊以即日爲小民患者無若免役錢欲乞急行發罷

復祖宗差役舊法識慮愚短誠不意朝廷盡從其說非陛
下明斷不能如是然臣聞令出惟行不惟反彼免役錢雖
於下戶困苦而上戶優便行之已近二十年人情習熟一
旦變更不能不懷異同又復差役之初州縣不能不小有
煩擾又提舉官專以多斂役錢爲功惟恐役錢之罷若見
朝廷於今日所下敕微有變動必更相告曰朝廷之敕果
尚未定宜且觀望必競言役錢不可罷朝廷萬一聽之則
良法復壞矣伏望朝廷執之堅如金石雖有小小利害未
備俟諸路轉運司奏到徐爲改更亦未爲晚當此之際則
願朝廷勿以人言輕壞利民良法　丁亥先是知樞密院
章惇言近奉旨與三省同進呈司馬光乞罷免役行差役

事劄子已於初六日同進呈獲旨許臣以此事不屬樞密院又自去秋以來直至今春司馬光止與三省商議樞密院本不預聞蕪劄子止降付三省御封亦止付三省未委三省初四日進呈因何乞與樞密院同進呈況役事利害所繫至大臣素不預議論何由考究劄子所言利害本末臣實不知當時同三省進呈雖已奉旨依奏臣於簾前已會具此因依陳述後來戶部繳連到敕文臣晚夕反覆看詳方見其間甚多疎略大抵光所論事亦多過當唯是稱下戶元不充役今來一例納錢又錢非民間所鑄皆出於官上農之家所多有者不過莊田穀帛牛具桑柘而已穀賤已自傷農官中更以免役等錢督之則穀愈賤然朝廷

自議行免役之時本爲差役受弊大則破家小則毀身所以議改新法但爲當時所遣使者不能體先帝愛民之志成就法意之良今日正是更張修完之時理當審詳況逐路州縣之間利害不同並須隨宜擘畫如臣愚見謂不若先具此意申勑轉運提舉官司諸州縣各令盡心講究預具利害擘畫次第以俟朝廷遣使就逐處措置此命既已先下人人莫不用心然後朝廷選公正强明曉練政事官四員充使逐官各更選辟曉練政事官兩員隨行管勾且令分使京東西兩路每路兩員使者四員隨行管勾與轉運或提舉官親詣逐州體問民間利害是何等人户顧出役錢是何等人户不顧出役是何等色役可差是何等色

役可雇是何等人户雖不顧出役錢而可以使之出役錢是何重難優輕可減緣人户貧富役次多寡與重難優輕窠名州州縣縣不同理須隨宜措置既見得利害子細然後條具措置事節逐旋聞奏降勅施行如此不過半年之間可以了此兩路然後更遣此已經措置官員分往四路逐員各更令辟一員未經措置曉達政事官同行不過半年之間又可措置四路然後依前分遣徧往諸路如此則遠不過一二年之間天下役法措置悉已周徧法既曲盡其宜生民永蒙惠澤上則成先帝之美志下則興無窮之大利與今日草草變革一切苟欲速行之弊其爲利害相遠萬萬伏望聖慈特留神慮詳加省覽悖又嘗與同列爭

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有一日害如役法熙寧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復以差代雇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將益甚矣　御史中丞劉摯言臣覩今月七日敕□□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諸色役人依熙寧元年以前舊制委州縣定差者命既下中外人情鼓舞歡喜天下幸甚臣竊聞令下之後姦邪之人論說紛紛造作浮言意欲搖動其事不知陛下察其然乎今來改免役為差役乃是大體已正大害已革譬如疾患之人病根已去其他體氣未和當徐徐調養之而已臣恐上下觀望之人指小小未圓事件張皇鼓扇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堅持此意力行無疑勿為異論所動候臣僚及

諸路論列到未盡未便事理乞付三省類聚參詳法內如有合先次施行者即乞隨事先賜處分　摯又言勑內指揮委逐縣若依令來指揮別無所妨礙即便依此施行若施行未得即限五日具利害申州州類聚限一月申轉運司本司限勑到一季內奏聞臣竊惟事經變革其首尾牽連相抵牾者必不能無也而限以五日恐倉卒以應期會却致苟簡不免後日申請紛紛臣欲乞諸縣與展限一月役法未行以前諸縣諸色役人其有冗占過多之數及熙寧後來既復募人之法給以役錢故行裁減至於今日並已是合用人數臣欲乞除弓手一役合依熙寧以前舊法人額外其餘役人令州縣定差只依役法後來裁定之數

若或委有不足即具因依合如何增添申請　左司諫蘇轍言臣伏見二月七日三省樞密院劄子□□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臣看詳上件指揮大綱已得允當其間節目頗有疎略差誤未見一一具言全在有司節次修完自罷差役至今二十年乍此施行吏民皆未習慣兼差役之法關涉衆事根牙盤錯行之徐緩乃得詳審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但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臣切見州縣役錢所在例有積年餘剩錢有足支數年欲乞朝廷指揮將見在役錢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却於今年之內催促諸處審議差役令的確可行更無弊害然後於今冬追還差撥起自來年役使鄉戶一則差役條貫即得審詳既行之

後無復人言二則將已納役錢一年雇役民力紓緩進退皆便又言新法已來減定役人皆是的確數目行之十餘年並無闕事則舊法人數決爲冗長天下兵知近降指揮明使州縣相度無有妨礙至於揭薄定差亦無日限令來開封府官吏不相度申請於數日之間一依舊法人數差撥了絕如壇子之類近年以剩員充者一例差撥役人監勒開祥兩縣迅若兵火顯是故欲擾民以害成法乞下所司取問開封府官吏如有上件妨礙更不相度申請及似此火急催督是何情意特賜行遣以戒天下扶邪壞法之人

始司馬光奏乞復行差役舊法既得旨依奏知開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開封祥符兩縣如舊役人數差一

千餘人充役亟詣東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議者謂京但希望風旨苟欲媚光非事實也故頴轍首以此為言

此據邵伯温見聞録并紹聖五年十二月己未董敦逸章伯温謂蔡京詣政事堂白司馬光誤也或至東府耳

尚書左丞呂公著劄子勘會司馬光近建明役法文字大意已善其間不無疎略未完備處若博採衆論更加公心申明行下向去必成良法令章惇所上文字雖其言亦有可取然大率出於不平之氣專欲求勝不顧朝廷命令大體早來都堂三省樞密院會議章惇安燾大毀不過商量況役法元不屬樞密院若如此議論不一必是難得平允

伏望宸衷詳酌或選差近臣三數人專切詳定聞奏遂具
韓維李常范純仁孫覺孫永呂大防王覿姓名乞自禁中
指揮選差三人降出又言自來故事朝廷有大議論亦多
選差兩制或兩省定奪近劉摯王巖叟蘇轍數有論奏恐
涉嫌疑惟宸衷裁擇　詔門下侍郎司馬光近建明役法
大意已善緣關涉事衆尚慮其間未得盡備及繼有執政
論奏臣僚上言役法利害若不精加考究何以成萬世良
法宜差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韓維吏部尚書呂大防工
部尚書孫永給事中兼侍讀范純仁專切詳定以聞仍將
逐項文字抄錄付韓維等　司馬光言臣伏見御批指揮
以臣近建明差役之法尚慮其間未得盡備差韓維呂大

防孫永范純仁專切詳定聞奏臣竊以免役法之病民自
曩日臣寮民庶上封事及近日劉摯等奏陳言之甚詳非
獨出臣一人之私意也陛下幸用臣言悉罷免役錢依舊
差役詔下之日中外歡呼今陛下令韓維等再行詳定考
究利害完補漏略成就良法固無所妨但敕下已踰半月
州縣差役約已及半方行遣紛紜臣愚竊恐聞此指揮謂
朝廷前日之敕改更未定或斂錢或差役尚未可知官吏
惶惑不知所從衆庶失望怨嗟益甚必有本因新法得進
之臣乘此間隙爭言免役錢不可罷因聚斂獲功之吏稱
舊條未改督責免役錢愈急是出民湯火濯清泉復入湯
火也伏望朝廷特賜申敕州縣言今來止爲其間條目未

備令維等詳定所有差役仰州縣依前敕一面施行候定到事節續降下次庶免致於差役中半紛紜之際令出反汗人情大摇實天下幸甚　初范純仁自慶州召入純仁與司馬光素親厚聞光議復行差役法純仁曰法固有不便然亦有不可暴革蓋治道唯去太甚者耳又況法度乃有司曰之事所謂宰相當為天子搜求賢才旁列庶位則法度雖有不便於民者亦無所患苟不得人則雖付以良法失先後施行之次亦足以為民病矣乃言於光欲且議緩行先行於一州候見其利害可否漸而推之一路庶民不騷擾而法可久行光弗聽純仁歎曰是又一王介甫矣復折簡遺之曰蒙示奏藁益見公之存心然此法但緩行

而孰議則不擾急行而疎略則擾民令公寧欲擾民而且將踈略之法使繆吏遽行其擾民又在公意料之外公既知純仁不欲速而示之以益堅之意蓋欲使知其罪而默耳默默何難人人皆能不止能默亦可贊公使公喜而自容於門下何用犯公怒而喋喋也若果如此則是純仁不若少年合介甫求早富貴也何用白首强顔於此媚公求合哉惟其如此所以誤公一顧而提攜至此惟公少加采察光亦弗聽也　始議復差役中書舍人范百禄言於司馬光曰熙寧初百禄爲咸平縣役法之行罷開封衙前數百人而民甚悅其後有司求羨餘務刻薄爲法之害今第減出泉之數以寛民可也光不從及議州縣吏因差役受

賄從重法加等配流百杖押刑房囚執不可且謂鄉民被係役令日執事而受賕明日罷役復以財遺人既以重法繩之將見面黥衣赭充塞道路矣光曰微公幾爲民害遂已之　閏二月辛卯詔已差官詳定役法令諸路且依二月初六日指揮定差仍令州縣及轉運提舉司各遍與限兩月體訪役法民間的確利害縣具可施行事申州州爲看詳保明申轉運提舉司轉運提舉司看詳保明聞奏仍令逐州縣出牓許舊來係納免役錢令來合差役人戶各具利害實封自陳　劉摯言詔令舊納錢者令被差者皆具論列緣四海百姓向來無不納錢則是竭天下之人使之實封議法則求言無乃太廣乎實封之狀州縣必須疲

於遞送具達於朝廷者計須山積則考閱何時可遍而所謂差役之法何年可見其成也伏望速賜契勘如已頒行即乞於敕內删去仍令逐州縣出榜以下四十一字更不施行　王巖叟言前數爲已見民間免役利害故復差法而令敕方云限兩月訪利害朝廷豈不知昨來四方應詔上書之人以千萬計皆是斥言免役不便足爲信矣何須更煩體訪故作遲遲尋有詔令議論未見成法若許諸色人申陳恐徒爲煩擾候有成法錄下諸路立限許實封申陳逐旋看詳更改　蘇轍言臣近奏乞取問開封府官吏明知熙寧以前舊法役人數目頗有冗長並不依近降指揮相度申請便盡數差撥及朝旨本無限日輒戢差人盤

勒於數日內處迫了當故意擾民以壞成法乞賜行遣以戒天下挾邪壞法之人至今未蒙施行謹按權知開封府蔡京職在近侍身爲民官若不知舊法人數之冗是不才若知而不請是不忠京新進小生學行無聞徒以王安石姻戚蔡確族從因緣幸會以至於此今者方欲推行差役舊法王鐵之政爲天下表儀而使懷私之人竊據首善之地四方瞻望何所取法乞賜指揮先罷京開封府仍敕大理寺疾速結絶前件公事所貴官吏不至觀望首鼠以長姦私　戊戌詔已差吏部尚書呂大防等專切詳定役法內有合經由三省文字與免會及不依常制日限催促施行　又詔令差役議論未見成法若許諸色人申陳恐徒

爲煩擾候有成法録下諸路立限許實封申陳逐旋看詳
更改其閏月二日朝旨勿行從劉摯等言也　　癸卯詳定
役法所言司馬光奏請天下免役錢並罷其諸色役人並
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令佐揭簿定差續準朝旨諸
路且依二月六日指揮定差令看詳熙寧元年以前役人
衙前最爲重役有鄉户押録投明三色人充役除押録係
年滿撥充投名人條招募外惟鄉户一色方係定差人數
亦有酒場支酬長名衙前人數已定去處不曾更差鄉户
衙前其州縣典吏書手之類自來亦多有投募去處慮今
來承受上項朝旨却一例定差又緣額管人數自募役法
行諸處減數不少祇應已得辦集若依今降指揮似熙寧

以前人數定差慮民間虛有煩擾欲乞先次行下諸路除衙前一役先用坊場河渡錢依見今合用人雇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其餘役人除召募外並依二月六日指揮定差若有妨礙即遞限兩體訪役法的確利害申州轉運司保明聞奏仍令逐州軍一面先申本所其差衙前有妨礙或別有利害亦仰依閏二月八日指揮施行其見役人如未有人替仍許支雇錢候有人替方得住支從之尋又乞改雇募字作招募字恐諸路疑惑復行雇法也　王巖叟言臣訪諸郡縣官員自來雇募到承符散從弓手力役之類在逐廳令例合差鄉户抵替逐官有以鄉户正身自充須令雇召其被雇之人邀勒鄉户判要工錢者臣乞指揮

下詳定役法所立法約束官員不得抑勒雇人其情願雇
人者口不得過元募役錢之數　蘇轍言近奏罷免役錢
行差役事大綱已得允當其間小節疎略差誤其事有五
其一衙前吏差鄉戶其二坊郭人戶不出役錢其三諸色
役人依舊人數定差未爲允當其四散從弓手力役人並
免接送其五州縣胥吏支雇詔送看詳役法所　甲辰左
司諫蘇轍言臣竊見知樞密院章惇始與三省同議司馬
光論差役事明知光所言事節有疎略差誤而不推公心
即加詳議待修完成法然後施行而乃雷同衆人連書劄
子一切依奏及其既已行下却令被差人戶具利害實封
聞奏臣不知陛下謂惇此舉其意安在惇不過欲使被差

之人有所不便人人與司馬光爲敵但得光言不效則朝
廷利害更不復顧用心如此而陛下寘之樞臣竊惑矣尚
賴陛下明聖覺其深意中止不行若其不然必害良法乞
陛下早賜裁斷特行罷免無使惇行巧智以害國事　丁
未詔給事中蕭侍講傅堯俞詳定役法　三月己未詳定
役法所言乞下諸路除衙前外諸色役人只依見用人數
定差今年夏料納錢住罷更不走催官戶僧道寺觀單丁
女戶出錢助役指揮勿行從之
此據滎州舊按增入陳瓘録劉安世語曰温公與范堯
夫道合志同但堯夫欲行七色錢稍復免役温公方病
自力而出黨口取對言小人欲以乏財動朝廷稍復免

役之法不知為誰尭夫失色却立卒不敢出言後來尭

夫之去蓋因安世章疏且及前事也

癸酉詳定役法所言坊場河渡錢元用支酬衙前重難量

添酒等錢準備坊場陪費如此之類名件不一除依條合

支外並樁頓以備招募衙前支酬重難及應緣役事之用

從之　詳定役法所云諸路見行出賣坊場河渡等并應

合支酬招募衙前使用錢物未有所歸隸詔令提㸃刑獄

司之　四月癸巳中書舍人蘇軾詳定役法　五月壬申

詳定役法所言元豐令場務錢每年於諸路移那一百萬

貫赴内藏庫寄帳封樁請自今留以招募衙前支酬重難

及緣役事等費從之　癸巳詳定役法所言臣僚上言應

坊場乞罷實封投狀之法立中數為額詔韓維等相度以聞欲乞以前界買名錢委本州看詳若累界有增無減即取累界中最高一界為額前後拖欠數多界限無人陳狀難有人承買比最高價虧及五分已上者縣相度減定申州與轉運司次第保明申省仍立界滿責抵當約束餘並依舊從之　己亥蘇軾言乞應坊場河渡免役量添酒等錢並用支酬衙前召募綱運官吏接送雇人及應緣衙前役人諸般支使如本州不足即申本路於別州移用如本路不足即申戶部於別路移用有餘去處不得為見有餘錢額外支破其不足去處亦不得為見不足將合召募人卻行差撥從之　六月庚子蘇軾言逐處色役各隨本處土

俗事宜輕重不同借如盜賊多處以弓手耆長爲重稅賦難催處以戶長爲重土人不閑書算處以曹司馬爲重難以定限等第一槩立法若衙前招募得足即須將以次重役於第一等戶內差撥諸處色役委本路監司與逐處官吏相度同立定本處色役輕重高下次第以最重役從上差撥從之　甲寅司馬光言臣先曾上言乞直降勑命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令佐揭簿定差蒙朝廷一一如臣所請無何續有雇募不足方行定差指揮人始疑惑既而屢有更張號令不一又轉運使各以己見欲合本路共爲一法不令州縣各從其宜致州縣惶惑不知所從或已差役人却放

或已放雇人却收或依舊用役錢雇人或不用錢招人充
役人朝夕不定上下紛紜與二月六日敕意相違今欲中
明元初起請內聲說不明不盡事件謹具畫一如右一臣
起請雖云依熙寧元年舊法人數定差若舊法有於今日
不可行者即是妨礙合申乞改更人數或太多或太少惟
本縣知得的確合消數日令酌中立額申乞依數定差朝
廷難爲遙度一臣起請雖云若所差人不顧充役任便選
雇有行止人自代雇錢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之人邀勒
被差人廣求雇直官亦當裁定不得過自來官中雇錢之
數其州縣官員即不得指所雇之人令被差之人雇覓一
臣起請雖云見雇人候差到役人各放令逐便若所雇之

人自有田產情願充役者亦自可依舊存留又曹司係新差之人多不諳曉書算行遣及案下文字未曾交割合留所雇之人給與雇錢令與新差之人同共行遣限半年内交割了畢方放逐便一臣起請云令日衙前陪備少於鄉日不至破家若猶以才力難任即乞於官户僧道單丁女户有產業每月掠錢及十五貫莊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並等第出助役錢不及此數者與放免臣意以爲十口之家歲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錢十五貫足供日用二者相須此外有餘者始令出助役錢非謂止收百石即令助役也若嫌太少及所收掠課利難知實數即乞應係第三等以上令出助役錢第四等以下放免若本州

坊場河渡等錢自可支酬衙前重難分數得足則官戶等
更不消出助役錢一從來諸州招募役人充長名衙前若
招募不足方始差到鄉戶衙前此是舊法令來別無更改
惟是舊日將坊場河渡折酬長名衙前重難今自出賣令
來官中出賣坊場河渡收錢依分數折酬長名衙前重難
只此與舊法有異若鄉戶願投充長名亦聽一臣起請委
逐縣看詳具利害擘畫申州本州類聚擇其可取者擘畫
申轉運司轉運司類聚諸州所申擇其可取者擘畫奏聞
朝廷伏緣知逐處民間利害子細轉運司不如州州不如
縣竊慮逐縣別有擘畫得事理切當而本州及轉運司抑
遏刪去不以上聞致敕下之日依舊妨礙施行未得欲乞

更降指揮下州縣如有似此擘畫切當被在上刪去者許逐縣直申轉運司本州直申奏所貴下情無壅曲盡事宜仍乞降指揮下詳定役法所只得以諸路州縣申到利害詳其可否立爲定法其不當職之人爲高奇之論不切事情者不得施行亦不可將一路一州一縣利害作通行條貫一詳定役法所奏請行下指揮若有妨礙難行之事亦乞如臣起請委逐路州縣看詳具利害擘畫申上隨宜修改右臣所言若有可取乞遍頒下諸州縣除此外並依二月六日所降敕命施行從之　七月丁巳中書舍人蘇軾言臣先曾奏論衙前一役只當招募不當定差執政不以爲然臣遂奏乞罷免臣詳定役法奉聖旨不許經今月餘

前所論奏並不施行而臣愚惷終執所見吏部尚書孫永
奏駁臣所請蓋是臣愚闇無狀上與執政不同下與本局
異議如臣乖異必害成法乞早賜指揮罷免所有臣固違
聖旨之罪亦乞施行又以狀申中書省曰軾近奏乞罷詳
定役法已奏聖旨依奏竊見孫給口奏駁前件聖旨乞取
孫尚書及軾所議付臺諫給舍郎官定其是否然後罷其
不可者須至申乞指揮軾前後所論役法事軾已自知踈
繆決難施行所因是否更無可定奪只乞依前降指揮行
下軾自今日以後更不敢赴詳定所簽書公事伏乞早賜
施行從之軾意以爲差役法弊當改但不當於雇役實費
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出爲入無多取民錢則不足以害民

嘗白司馬光光不然之軾曰昔韓魏公刺陝州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不悅而罷　九月丙辰司馬光卒　十月庚寅三省奏臣僚上言朝廷立差役之法許私自雇人州縣行之已有次序近朝旨弓手一役却令正身祇候恐公私未便詔應弓手止身不願充役者許雇募充弓手得力之人仍不得過元募法雇錢之數令府界提點司逐路轉運司相度施行　十一月癸未文彥博言竊聞天下諸路差雇役法朝廷雖已降指揮而至今未定頗聞煩擾臣檢會始司馬光閱天下臣庶奏章多言役錢雇役其法不便遂却復差役之法然司馬光所言甚詳而節目苛煩恐州

縣不一一通曉又朝廷置局詳定議論不一必難通行臣以謂差役之法本州縣常事其來已久皆素無定法及其末流不容無弊隨時遷改臣曾累具劄子奏乞令州縣刺史令佐從民利便依例各議定其法縣申州州申轉運司看詳定奪奏聞如得允當即降下施行至今其法未定蓋滋狡吏侵擾若如臣前奏且各付逐路郡縣定奪利害各從其便庶幾下民早得息肩取進旨　詔令詳定役法所限兩月一結如限滿有未了事並送戶部施行其合銷要吏人令本部於舊局人內遷留　十二月己酉詔舊出免役錢三百緡以上人戶並依單丁等戶例輸納與免色役詳定役法所言也　侍御史王巖叟言臣伏覩新降役法

內一項諸出等高强戶舊納免役錢三百貫以上者依單丁等戶法輸助役錢臣博采衆議皆以謂不見其利而見其害非可久之法以寧天下之心不使有疑於國家幸甚

三年二月翰林學士兼侍讀蘇軾言臣聞差役之法天下以爲未便獨臺諫官數人者主其議以爲不可改磨厲四顧以待言者故入畏之而不敢發耳近聞疎遠小臣張行者力言其弊而諫官韓川深詆之至欲重加編竄此等亦無他意方司馬光在時則欲希合光意及其既没則妄意陛下以爲主光之言殊不知光至誠盡公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使光無恙至今見其法稍弊則更之久矣臣每見呂公著安燾呂大防范純仁

皆言差役不便但爲已行之令不欲輕變兼恐臺諫紛爭卒難調和願陛下問呂公著等令指陳差雇二法各有若干利害昔人雇役中等人户歲出役錢幾何令者差役歲費錢幾何及幾年一次差役皆可以折長補短約見其數以此計筭利害灼然而况農民在官貪吏狡胥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苦樂十倍又五路百姓例皆樸拙差手分須至專雇慣習人尤爲患苦其費不貲民窮無告監司守令觀望不言若非此一事則何致傷陰陽之和至於如此今來所言若萬一少有可采即乞留中只作聖意行下庶幾上答天戒下全小民臣不勝恐懼待罪之至　張行者遂寧人述之從孫也行言神宗議納役錢蓋嘗謂之助役矣爲

若止於助則未能盡免將使後世役亦差錢亦差於是更爲免役其慮深矣今乃廢免而復差上違先帝燕翼之謀下拂元元安業之願豈曰述事乎又言差役下戶一年所費有用數年役錢有用數十年役錢者其等漸降其害愈深殆非聖人裒多益寡天道張弛之義又言臣恐議者以爲朝廷有心於改法無心於便民昨日改之爲天下之民今日復之爲天下之民無容心於其間可也章疏十上詔監司取戒厲以聞行乃止

己亥詔衙前差鄉戶處速募人抵替如見役人願不妨戶役投充者聽

六月丙子朔詔鄉戶衙前役滿未有人替者依募法支雇食錢如願投募者聽仍免本戶身役不願募者速召人替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單八